◆心声

像落叶爱大地

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肖芙蓉

十月,又是秋的日子。伴着洋洋洒洒的风的气息,叶一片片地顺着时光飘下,在空气中一圈圈地旋转,不存一丝的留恋,无悔地埋进这黑色的土地里,用自己的生命去滋润,直至一点点销蚀。在我的眼里,你就是这叶,而我则是这片被滋润的土地。

我,你不知不觉已相处十六年之久。从我呱呱坠地到独当一面你都在我身边,用最普通的方式守护着我,关爱着我,从一年到十六年。

那一季的冬天很冷,雪连下了一天一夜,窗上的冰花结了一层又一层,而我就在这样的夜里让你不得安生。你在产房里满头大汗地虚弱地看着我着急地问着医生:“这孩子怎么不哭呀!这孩子怎么了!”医生用手用力的拍打我的背!我仿佛是赌气,半天也不哭一声。你急了,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如同世界蹋了一般。听到你的哭声,我也心疼了,在医生的拍打下一下子大哭了起来,哇哇地哭个不停,你挂着泪珠笑了。

那一年你二十五岁,我的出生让你又惊又喜。从此我更注定成为你一生中最爱的人,也是最使你心疼的人。

在你的细心照顾下,我长成一个爱说爱跳的女娃子,顺顺利利地从小班读到小学。你对于我的疼爱随着时光也渐渐加深,可当你对生活越来越有自信时,生活却给了你一个巨大的打击。

夏末总是使人感到害怕,不是为此来临的寒冷,只是那噪闹后的宁静使人感到无助。我、你、爸爸三人走在医院长长的走道上,手拿起白得刺眼的检查结果,一言不发,“先天性远视”。这个对于你还陌生的词汇就这样不经你的同意加在了我的身上,你哭了,哭得无力。你眼里那份哀伤,那份自责就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出来,你转过身,把我拉出去,用那无力的笑极力地安慰我。

你一句话也没说,嘴紧抿着,只是示意要我原地不动。然后你毅然决然的又走向医生,接着是一句句焦急地询问,一句比一句无望地回答。

那一年,你三十六岁,我十一岁。从那一年开始,你对我除了爱还有自责,对我更是疼爱有加,不断地开导我,安慰我,在我最低落时,给予我最大的帮助。

当我临来人生第一个抉择时,亦是你如一阵温风抚平我心中的不安。

我迎来了中考,一个努力三年只求一搏的机会,可随着中考的接近,我的模拟考试成绩也越来越不尽人意,我对自己也越来越没有信心。可你每每一脸微笑地看着我,说“不用紧,只要尽力就好!至于结果没有关系,哪怕没考好,你不也还是我女儿吗!”

这一年,你四十岁,我十五岁。

在无数个春夏秋冬里,你——母亲,都会如同叶恋大地一般爱我。

风拂起耳畔的发丝,轻轻挠旋在柔柔的阳光里,我的心一阵温暖。又一年的秋到,你对我的爱,不曾改变。

(指导老师:钟建颖)

◆成长

一抹绿

大祥区雨溪中学一百七十四班 翁旅霞

雨,来得快,亦走得快。阳台上的那盆小葱正绿意盎然,那般浓郁,正如我心中的那一抹绿,清新,明亮。

前几年,姑姑来乡下玩,到我家住了好久,也帮着妈妈种地,种菜。小葱是姑姑最先种的。

“姑姑,为什么要种葱呀?”

“傻孩子,种葱当然是用来吃的呀!”

“可,可,可为什么不种白菜呢?白菜多大呀,葱也太小了吧!”

“因为吃葱……吃葱……可以变得更聪明!”

我点点头,姑姑也开心地笑了,好像被傻呼呼的脑袋逗乐了。小葱郁郁青青,拼命地往上冒,似乎一刻都不肯停下。

可是不久后,我和姑姑吵架了,因为我要吃冰棍,姑姑不肯,还告诉了妈妈,然后我就被妈妈打了一顿。呜咽的我噙着泪水,爬上了二楼,捧起了阳台上的那盆带着浓郁的绿色的葱,狠狠地摔了下去。“哗当”一声巨响,瓷盆被摔得了个粉碎,那是我第一次摔东西。

既然做了这件事,自然免不了一顿“口水洗礼”,至少也没有“铁砂掌”与“竹条炒肉”来得痛苦。领了刑罚,还得被姑姑训顿,唉,“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”,说完,我摔门而去。

到了姑姑离开的时候,我闭门不出。于是,姑姑推门而进,捧着一盆小葱进来。我赶紧背过身去,用被子蒙住头。

“来”,这有一盆小葱,是被你摔碎的那盆里的,还活着!

我依旧捂在被子里。

“我放在茶几上,好好待它,我走了,到长沙会给你打电话!”

我闷在被子里不说话。

姑姑转身欲走,突然又回来了,说:“等小葱长满了全盆,我就回来看你,还有,以后脾气小点儿!”姑姑轻轻拉上门,门外车子发动机一响,姑姑走了。

我静静地看着那盆小葱,眼睛忽然湿润了。姑姑,我又怎会不难过,只是,我不说罢了,我真的错了,请你原谅我!

如今,小葱已长满整个花盆,甚至有些装不下,姑姑,不是说好要回来么?

心中的那一抹绿意,静静绽开,绽开……

(指导老师:胡志英)

◆诗园

晚 课(外三首)

城步县西岩镇中学赧水文学社 肖梦霓

无聊室内书声响,我心纷乱偶推窗。
万家灯影银龙跃,缕缕清风思绪长。

采 茶

清明过后采茶调,两叶一芽两指忙。
细选精挑情满篓,东坡西岭笑声扬。

踏 春

城步苗岭风光好,山山水水鸟儿闹。
新笋野蕨遍地鲜,文章不写一句老。

城步边溪

城步边溪重游畅,小河两岸柳丝长。
水边苗女有心事,树影波光思绪扬。

◆观察

沙漠的黄昏

武冈市二中 孟 楷

宁夏沙坡头的黄昏美景自古以来就被人称赞,据说唐代诗人王维的千古名句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就是在那里留下了的。如今王维的塑像就立在沙坡头,而我也在沙坡头的一个沙丘上,准备欣赏黄昏美景。

西北一带日落的时间比我们湖南晚,已是立秋过后了,下午六点多太阳还高挂在西边的天空,似乎没有下山的意思。我在沙丘上踯躅,一阵风吹起,黄沙直向我扑来,我不得不蹲下来避避“风头”。这时我看到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黑点在移动,仔细一看,是只小甲虫。它那六条腿在飞快地交替着,身后留下了类似履带的痕迹。此时我玩心大起,捧了好几捧沙子将甲虫埋住。可出乎我的意料,甲虫不一会就从沙堆里钻出来,还挑衅似地向我摆摆头。我有些生气了,捧了更多的沙子将它埋住,心想这一下你逃不出来了。没想到它竟然还钻出来了,抖抖身上的沙子,继续向前爬行。

这时候,我听见有人在喊:“快看,太阳要下山了!”我抬头向西天,太阳已经变成橘红色,天边的云彩变成了红色,犹如一团团燃烧的火苗。在漫漫黄沙的映衬下,这日落的景象真的比家乡的壮观,比家乡的美。这时,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的,远处的地平线上,一柱青烟升起,一千多年前的美景顿时呈现在我眼前。

太阳此时已经落下了一半,天边的云彩也由红色转变为紫色,浓处如紫水晶,淡处则恰似夏日的紫罗兰,它们在天空中互相纠缠着,如火凤的舞蹈。一阵轻风吹起,送来了一份凉爽,带走了一份炎热,营造出一片宁静。此时大家都小心翼翼的,连呼吸也放轻了,生怕打破这难得的宁静。

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山,星星开始在天空浮现。我起身,向公路上走去,无孔不入的沙子把鞋子塞满了,走起路来十分吃力。我几次想让爸爸联系沙漠越野车来接,可突然想到那只小甲虫,觉得这点困难不算什么。又想起刚才看到的美景,觉得既享受了,再受点苦也是应该的。

◆记录

梦魇

张 乐

“这时家将发现尸首里蹲着一个人,是穿棕色衣服、又矮又瘦像只猴子似的老婆子。这老婆子右手擎着一块点燃的松明,正在窥探一具尸体的脸,那尸体头发秀长,量情是个女人。家将带着六分恐怖四分好奇的心理,一阵激动,连呼吸也忘了。照旧记的作者的说法,就是“毛骨悚然”了。老婆子把松明插在楼板上,两手在那尸体的脑袋上,跟母猴替小猴捉虱子一般,一根一根地拔着头发,头发似乎也随手拔下来了……”

看到《罗生门》中这诡谲怪诞的场景,我不禁汗毛倒竖。然而,前几日睡午觉时做的几个梦魇,却更让我感到后怕。

第一日午休。

我梦见一个有着一双媚眼的女人,躺在双层床的上铺,正望着我。她先是友好地微笑,表情温和,平静。我从一扇门进屋,心中有点不安地环顾四周。除了黑,周围好像没有什么异常。我回过头来,看着她的微笑,揪紧的心脏开始迅速松缓。谁知才不过一两秒,她那双刚刚还微笑得咪成一条缝的媚眼和薄薄润润的嘴唇,立刻睁大,变圆,变黑,接着更大,更圆,更黑!它们像三个无底洞一样,飞快地旋转起来。我无处可逃,从门那里飞遁而出。

紧接着,四周变亮,我来到了另一个地方。

一条白灰色的绸带似的水泥马路呈现在我面前。像一座与地平面呈三十度夹角的弯曲的拱桥。一眼望去,马路在一百米多外折断。马路是坦然大道,我下意识地往前走。然而我走着走着,身边却走近一个人。一看,是我的舍友!我高兴得很,正要向她打招呼。突然,她的眼睛和嘴唇,也开始睁大,变圆,变黑,睁大,变圆,变黑……

我开始呼吸急促起来,胸脯上像压了一座大山。眼睛也睁不开。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醒。难道我要在梦中毙命吗?

庆幸的是,我醒了。靠我的意志力。

我睁开双眼。在梦魇中偶遇的舍友,正揉着惺忪的双眼望着我。

我扭过头,望着上铺床板。缓气。

第三日中午午睡之前,我告诉自己,今天可能也会有梦魇,睡不睡呢?我的答案是,睡。

预测果然没错。梦魇很快就进入我的脑海。

我梦见我躺在双层床下床,面朝上。可现实中,我就睡在这样一张床上,床的大小,方向,位置,光亮程度都如出一辙,于是我假设,难道今天无梦?这就是现实你?

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人影在我眼前晃动。是个男人,小而圆的头,留一头短黑发。我想睁开眼睛看清他,眼睛却像被胶水粘住。他突然说话,声音忽远忽近:“张乐,张乐,快起来啊,快起来,我来啦,看,我来啦,我来啦……”男人说着,伴着轻微的笑声。听起来像是耻笑和嘲笑。难道是父亲?好像真的是父亲,“爸,你来了,爸……”这只是我心里的话,事实是我根本张不了口,也无法呼吸。我感觉我的口鼻却被人故意紧紧地捏住了。恐怕就是眼前这个人捏住了我的口鼻?不,不可能的,这是我爸啊,那么这一定不是他,一定不是他。

到了这一步,我就明白了。我这一定是在梦魇中。最好的办法是:赶紧醒来。

谁知这次的梦魇陷的比上次的要深得多。光靠意志力,根本醒不来。我只得再加强我脑海中的意念:醒来,快点醒来,不然你就永远醒不来了。

再加上全身的力气。俗话就是,用上了吃奶的劲。

“呼……”我终于醒了。真是万幸。

我身体像被掏空了,深深地做了一个深呼吸,再吐出后。身体才变成身体。

“呼呼……”

我转头向右。

室友歪着脑袋,迷茫地看着我。

“我做了一个梦,差点醒不来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这不是醒来了?起床吧,快上班了。”她说完就起身去了露天阳台。

我傻傻地躺在床上,缓气。想着刚才做的梦魇,心脏跳得很快……

然而再险,无非是一场梦。

只是每当我偶尔回想起这些梦魇,它们总会令我陷入深思——虚幻的梦魇会使人受到惊吓,而生活中譬如吸毒,赌博,懒惰……这些现实的梦魇,一旦沾染,又会如何?